



——访上海刘海粟美术馆馆长张培成

打破禁忌从变形开始

夸张的脸部五官、舒展的女性人体、大红大蓝的色泽——这些元素非但向来不为国画所有,而且也是国画的大禁忌。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,有极少数画家开始尝试将这些元素逐一融入传统国画中,于是,十年后的今天,我们在张培成“闲看五色”的艺术展上看到了这些别具一格的国画作品。



■ 沐浴



■ 对话

一把大提琴静静地伫立在地面上,演奏它的人,略歪着脑袋,卡通造型、朦胧而唯美的色调,带着些许毕加索式的乖张抽象,又不乏诗意的内敛含蓄——张培成对这幅作品很满意,“国画本身的境界就是写意、潇洒的,落笔随意毫无顾忌,在完成它之后,心情也会非常愉快。”

如今,不少国画家纷纷开始尝试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,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和想法。“记得第一次看到西洋画时,那种视觉冲击给了我很大的震撼,你会发现那种引起感官刺激的元素都是国画中的禁忌,但我实在忍不住去尝试,于是,就从比较简单的变形开始。”张培成指着早期获得成功的“试验品”——《闽南集市》说:“这幅画里开始出现半个人,半个脑袋,农村姑娘们无不身着艳丽的棉袄。而大家也立刻就喜欢上了这样的新国画。”

而后由单个的人物到画面结构,都逐一打破传统,变形、放弃留白的丰满画面,透着洋味儿的国画更具有了装饰性。面对画纸,手执画笔,他成了“发明家”:“画家的画室就是科学家的实验室。”

但张培成忍不住指出:“这些创新的魅力之处是‘西为中用’,而一旦完全西化就失去价值了。这些年来我的公开作品都是不断尝试的新国画,但私下我仍旧坚持不断地画传统国画,拿了别人的东西,自己的东西更不能丢!”(张培成个人艺术展今天在上海美术馆举办)

庄娅琼 文 董鸿景 摄



■ 闲时



■ 鸟鸣



■ 节拍



■ 自然之动



■ 花儿

蒋琼耳：水墨舞者

◆ 龚云表

这个世界是由“想到的”和“没有想到的”一并组成的。蒋琼耳便是用她的水墨光影给了一个我们“没有想到的”世界。它像风一样空灵,像梦一样朦胧,又都在“光艳中交舞着变化”。交舞着变化的是时间的流动和空间的扩展,让人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温暖,心灵的轻柔。选择了用水墨语言来物化这种交舞着的变化,是因为蒋琼耳深谙:水墨体态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,是其他媒材所无法替代的。

琼耳的水墨创作语境是基于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这一背景的。她从中国水墨的本体特质入手,又超出了狭义的传统水墨范畴,融入了西方艺术的构成元素和形式语言,并以此为突破,然后再进入当代水墨的笔墨形态,使她的水墨创作凸现时空交汇的现代意味,与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沟通和交流。充盈在整个画面的,是一种极具个性化的东方智慧之光。

蒋琼耳的水墨语言单纯而丰富。这是一种“在单纯中求丰富,从丰富而归于单纯”的十分纯粹的艺术语汇。单纯是一种境界,丰富是一种内涵。蒋琼耳在自己的黑白世界里畅游,用黑与白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,用黑白相间的丰富层次涵盖了她的丰沛的情感世界;她随心所欲地运用水墨的自律性,充分释放出水墨艺术语言的潜能,又从水墨所独有的意蕴中诱发自身创作激情的萌动。这是一个艺术语言被不断“纯化”的过程,也是一个把创作语境逐渐转向现实生活的一种艺术方式。蒋琼耳以自己的水墨实践为实现水墨艺术语言的现代转换,为传统水墨的当代性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。这种可能性,既具有普遍意义上的价值,又是以她独特的、个性化的水墨语言来加以表述的。笔墨意蕴,黑白构成,抽象性和表现性,兼之萦回在墨象空间中的女性艺术家所特有的率真和柔情……由这一切共同构成的蒋琼耳的水墨整体风貌,使她的水墨作品尽管尚带有一定的实验性,却呈现出足以渗入人心的当代精神的指向性。(蒋琼耳“水墨舞者”艺术展今天在 M50 举办)